

潞安府志卷三十四

藝文續編六

國朝

奏疏

請撫恤機戶疏

順治十七年

王 鼎

竊惟臣鄉山西織造潞紬上供

官府之用下資小民之生絡絲練線染色拋梭爲工頗
細獲利最微又山邑不出桑繭絲線取給山東河南北
直等處明末紬機三千餘張皆因抱牌當行支價賠累
蕩產破家元年至今僅存者不過二三百張舊例貢紬

每年一運近蒙

皇上鴻恩減數寬期豫年發銀每疋實價機戶爭先織造從未累及百姓獨苦本省衙門之取用以及別省差官差役織造者一歲之中殆無虛日雖各請發價而催紬有費驗紬有費納紬有費所得些須盡入狡役積書之腹化爲烏有矣機戶終歲勤苦夜以繼日婦子供作俱置勿論若線若色盡取囊中日賠月累其何能繼今年四月臣鄉人來言各機戶焚燒紬機辭行碎牌痛哭奔逃携其賠累簿籍欲赴京陳告以艱於路費中道而阻夫有簿籍必有取用衙門有衙門必有取用數目小

民含苦。仰臣聞不勝駭異。因思貢紬預年發銀必先期辦造。似此機焚匠散。斷民間之貿易。其害小悞。

朝廷之織造。其罪大。又聞本處道臣招徠撫恤。漸次歸業。臣恐此害不除。後之賠累。勢必不止。他日又復逃避。謹據聞直奏祈

皇上勅部行該撫按。追查簿籍。嚴禁本省不得濫行取用。隔省不許擅差私造。庶積年之苦累可除。起解之貢紬無悞矣。奉

旨該部嚴察議奏

條陳潞澤鹽引

山西總督白樂真

爲仰遵

上諭敬陳鹽引偏苦之累設法疏通以蘇民困事竊照鹽法所關綦重必使疏通得意小民方免偏苦而

國課亦無虧欠臣查晉省鹽額如太原府屬事例先將一年鹽引彙發府州縣責令行鹽繳引故鹽無遲滯而引額依期完銷是以官民兩便至於潞安府並澤州各屬俱行商人之鹽而買商人之引且其地方距河東鹽池七八百里不等駝運肩負崎嶇跋涉往返二十餘日盤費物力維艱况因丁少引多民窮財盡是以百姓割肉醫瘡口累難支鹽引不能按年完銷其顛連之狀誠

有不忍聞者臣思地方雖有不同咸屬

朝廷赤子若不均平畫一小民必致有偏苦之嘆臣請
將潞澤二屬比照太原府屬見行事例一年額引照數
彙發該府州府州分發各縣按引完課按課銷引以免
小民遠涉多費之苦如此則

國課無虧民困亦得稍蘇矣謹竭一得之愚據實上陳
如果臣言不謬伏乞

睿鑒敕部議覆施行

議覆鹽引疏

河東鹽道

童文驥

題爲仰遵

上諭敬陳鹽引偏苦之累設法疏通以蘇民困事奉都察院勘扎前事等因奉此該臣會同山陝總督白如梅山西巡撫楊會看得河東行鹽之地通於三省歲額鹽課商人完納出貲澆晒三省商販赴場轉買鹽引行運各該地方小民食鹽得引繳官此舊例也獨太原產有土鹽舊例發引完課不食河東池鹽至潞澤則地不產鹽自與太原刮土煎鹽不同斷不能舍河東而他食也今據京商余裕國等急公便民願買河東之商鹽行於潞澤地方平價售鹽自康熙五年爲始民免遠涉官引易完則商鹽通而

國課裕誠爲兩便謹合詞具奏

題伏乞

睿鑑敕部議覆施行

公移

條議鹽詳

于公允

公看得鹽與引固不相離引與丁亦適相均計戶口之
盈虛定引數之多寡此公平畫一之制也潞屬八縣舊
額共四十一萬八千七百九十八丁納鹽引三萬一百
張自順治六年姜逆慘戮之後僅存人丁一十六萬八
千九百零已苦額引難銷不意於順治十三年反增引

至四萬五百八十餘張查他府州縣以三四十丁銷引
一張潞屬以四丁銷引一張苦累懸殊不啻天淵以致
牙販逃亡官民兩病幸遇前任督臺巡歷地方目擊苦
情故具疏上聞謹按疏內所陳丁少引多苦累難支若
不均平畫一小民必有偏苦之嘆所謂偏苦者直在鹽
引不均而不在領引納課之未同耳卽比照太原事例
特從蘇通權宜起見而未遑計及於食鹽至潞屬無刮
上煎鹽自不能舍河東而他指豈至鹽引相離教民私
販如豪商橫議是以辭害意矣竊以必須計口食鹽按
丁分引爲經久無弊之道合計通省丁多者引多丁少

者引少不必減

朝廷一引之課而但查潞屬舊額以外之鹽引何自而來仍歸彼處則潞屬原非減他處原非增不過一均遂蘇民困裕

國課破因循垂永久耳伏候上裁

條議潞紬詳

于公允

嘗繹尹鐸不取繭絲之義而知潞紬機戶之困宜蘇也從來

上供之物必因地土所產奈潞安山瘠不宜栽桑民魯不知養蚕止緣故明藩封所在稍有織紵之工遂年年

載爲

上供之用今藩封已廢舊時之機戶大半逃亡僅存十數家零丁凋瘵欲逃不能欲存不可每歲織造之令一至比戶驚慌本地無絲可買遠走江浙買辦湖絲打線染色改機挑花顧工募匠其難其慎旣懼漿粉復恐潰激沿途差解損箱兩具百費運盤到部投收例有鋪墊上司深恐浮冒駁查駁減不休窮民割髓支吾引領望允何日南北奔馳經年累月飢弗得食勞弗得息地不能種口不能糊咸爲此也查

國朝筐篚之供原在江南蘇杭等處織造舊有機戶免

以祿差監織遣有專官司其價值未有如潞紬所需絲
不出於本地匠不出於土著未織紬先慮駁紬未領價
先愁減價且紬疋麓硬非江南綾緞和煥工緻可比而
挑絲生濫非巧匠經緯清瑩細潤相倫以供

上御則不堪以備賚賞則難繼乃急急焉以爲

朝廷之必需遂群起而競取之採買接踵而至機戶應
接不暇加以差使勒索煩費靡窮至於竭民力而不止
此繭絲之所以興嘆也伏懇憲臺推念委非土產又且
人亡省此無益之機杼以存垂盡之皮骨其培

國本而奠民生者非淺鮮矣

論

羣祀論

程之珫

余讀潞志至羣祀輒不禁掩卷而嘆也嗟乎國家崇德報功旌忠表義煌煌血食春官掌之旁及郡邑賢有司隨地隨時而修明之於以酌已往勸將來愜人情昭天理甚鉅典也乃猶罍漏參錯實有待綜核而條貫焉者他不具論先以精忠大義耳目之最確者著之宋知府張唯死粘沒喝之難祀之是矣乃當日同死尙有通判趙伯臻司錄張秀適獨不可耐祀其祠乎我朝知府楊致祥已丑死節亦當以張確之祀祀之而訓

尊王奕葉則亦當祔祀其間者也暴尙書昭死建文難
王光祿佐死西平難各當祀之是矣任光祿環功在社
稷卒於家且得同祀而連御史楹亦死建文之難李光
祿豈死土木之難獨不可平分其刍豆乎則明季張巡
撫克儉死於襄陽宋知縣希堯死于臨邑朱知縣廻澆
死于白水廻濤死于鄒平程瓘死于安泰我

朝季知縣還春死于慈利似亦當同沾其蘋藻者也至
于閨房貞淑如平陳袁趙誓不從賊賊俱殺之旌爲四
貞命有司歲時致祭是矣明季程宗道三女同日見殺
其他死于賊者尙有袁氏等一十一人我

朝已丑之變王程平李朱氏等殉節者又十人以配四貞又何惡焉若而人者雖事有久近分有崇卑而要之忠義節烈與日月爭光均不可湮沒者也是在賢有司扶持風化賢士大夫揄揚而表著之使得聞於

朝宁俎豆不衰於以醇已往勸將來愜人情昭天理庶幾其無憾乎吾聞四貞事仇牛五君子白其狀於有司遂蒙旌表至李氏袁氏亦曾投牒縣官竟爲刀筆吏勒抑沉閣嗚呼忠義節烈其湮沒澌滅者亦何可勝數哉揄揚表著豈無紹五君子而興者是惟賢有司能成之矣

序

刁蒙吉斯文正統序

李甲黃

天地之理不能獨秘是以人世有道德天地之氣不能
常鬱是以人世有文章氣必本於理文章必本於道德
是道德與文章合之則正離之則邪也人生有性則有
情有理則有欲往往喜怒任意歌哭過中發而爲文辭
附道而叛道竊德而害德是所謂邪也若舍周行則曲
徑舍砥矢則荊棘天地有憂之憂其人之以邪而亂正
也則必篤生一二人維持而倡明之此一二人者必其
深喻而篤好之者也喻之不深則好之不篤好之不篤

則任之不力任之不力則其收拾捍衛之也不堅祁陽
蒙古刁先生爲翼庭先生冢嗣承過庭之訓早歲登賢
書絕意仕進行志則於孔顏曾孟擇誼則於周程張朱
其于道德也喻之深而好之篤其於文章也則喜正而
嫉邪自六經而外上下數千年凡其近於格致正誠有
益於世教民風者收之反是則棄苟傷廉劘義亦雖愛
必捐視周行而外皆曲徑砥矢而外皆荆棘靡唯曲徑
荆棘之是視且凜乎若淵林乎若谷凡以憂人之以邪
而亂正也輯其書曰斯文正統則天下文章莫正乎是
嗚呼虞初齊諧爲類不少苟得名人遊戲一語少年小

新文正統之爲功於世非小也

辨道錄序

李甲寅

道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鳥容辨日月經天幽陰
豐影則有異江河行地支流別港則有異不無忘源逐
流昧明疑光之人鳥容無辨道學昌明宋濂洛關閩沙
印符合無豪髮爽然而紫陽則有鵝湖之抵抵紫陽者
爲其抵濂洛也明姚江起而鵝湖似得健助紫陽之壘
幾孤其時學者多有尊之爲科律浸淫而益肆者尊之
肆之洪水卽在其人心矣將不止其人之心遺言岐路